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戴　琠

朱子語類卷十七

大學四 或問上

或問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一段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扵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扵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

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収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友仁

問或問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趲補得前許多欠闕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填補前面賀

孫

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撿住身心到後來克已復禮又是一段事德明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可學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人傑

問或問說敬處曰四句不須分析只做一句看次日又

曰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敬散亂不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著皆是敬 燾

或問大學論敬所引諸說有內外之分曰不必分內外都只一般只認行著都是敬 僩

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摠而行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 履孫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人傑

問或問舉伊川及謝氏尹氏之說只是一意說敬曰主一無適又說箇整齊嚴肅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裡便敬常惺惺也

便是敬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自體察看便見只是要教心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具看來四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裡便要講學存養賀孫

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

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説自應如此且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説敬詩也書也禮也亦都説敬各就那事上説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箇敬又曰或人問出門使民時是敬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伊川荅此儼若思時也要知這兩句只是箇毋不敬又須要問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這又何用問這自可見如未出門使民時是這箇敬當出門使民時也只是這箇敬到

得出門使民了也只是如此樣儘有最不可如此看賀孫

或問整齊嚴肅與嚴威儼恪之别曰只一般整齊嚴肅雖非敬然所以為敬也嚴威儼恪亦是如此燾

問上蔡説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説極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説為好葢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内不惺惺者如人一時間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寛了便昏怠也

祖道曰此箇是氣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清明

或曰程子曰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這箇也是私學者不恁地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為便是私但學者不如此如何著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放一句云不如此不得也祖道

因看涪陵記善録問和靖說敬就整齊嚴肅上做上蔡

却云是惺惺法二者如何厚之云先由和靖之說方到上蔡地位曰各有法門和靖是持守上蔡却不要如此常要喚得醒要之和靖底是上蔡底橫渠曰易曰敬以直内伊川云主一却與和靖同大抵敬有二有未發有已發所謂毋不敬事思敬是也曰雖是有二然但一本只是見於動静有異學者須要常流通無間又如和靖之說固好但不知集義又却欠工夫曰亦是渠才氣去不得只得如此大抵有體無用便

不渾全又問南軒說敬常云義已森然於其中曰渠好如此說如仁智動靜之類皆然 可學

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問孟子告子不動心曰孟子是明理合義告子只是硬把捉 砥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

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　僩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賀孫

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說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

否曰然又問只靜時主敬便是必有事否曰然　僩

此篇所謂在明明德一段

問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曰此健順只是那陰陽之性　義剛

問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

仲正來爭辨他引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為證殊不知論仁之定體則自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如云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止葢薇之生也挺直而上此處皆可見問禮屬陽至樂記則又以禮屬陰樂屬陽曰固是若對樂說則自是如此葢禮是箇限定裁節粲然有文底物事樂是和動底物事自當

如此分如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之類推之可見僩

問健順在四端何屬曰仁與禮是陽義與智屬陰問小學詩書禮樂以造士注云禮陰也曰此以文明言彼以節制言問禮知是收斂底意思故屬陰否曰然或問知未見收斂處曰義猶畧有作為知一知便了愈是收斂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纔知得是而愛非而惡便交過仁義去了胡泳

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

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且如狗子會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
僴
問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為人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為人得其濁者為物假如大爐鎔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渣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

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須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為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為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飢則噬人之類是也祖道

問或問云於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間有人聰明通曉是稟其氣之清者矣然却所為過差或流而為小人之歸者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是如何曰或問中固已言之所謂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事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温恭之德又有人極温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便是要克

化教此等氣質令恰好耳 僩

舜功問序引參天地事如何曰初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至下須是見已之所以參化育者又問此是到處如何曰到大有地步在但學者須先知其如此方可以下手今學者多言待發見處下手此已遲却纔思要得善時便得善 可學

問或問自其有生之初以下是一節顧人心稟受之初又必皆有以得乎陰陽五行之氣以下是一節苟於

是焉而不值其清明純粹之會這又轉一節下又轉入一節物欲去是否曰初間說人人同得之理次又說人人同受之氣然其間却有撞著不好底氣以生者這便被他拘滯了要變化却難問如何是不好底氣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若值得晦暗昏濁底氣這便禀受得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逐逐於利欲故本來明德只管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工到後來却會復得初頭渾全底道理 賀孫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有一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有覺之語為比先生因及此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是同否曰大畧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

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說便喚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才知得這是箇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

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硬如人瞌睡方其睡時固無所覺莫教纔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已醒了更别去討箇醒說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元思云上蔡所謂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怵惕惻隱之心乃真心也曰孟子亦是只討譬喻就這親切處說仁之心是如此欲

人易曉若論此心發見無時而不發見不特見孺子之時為然也若必待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也元思云舊見五峯答彪居仁書說齊王易牛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齊王之良心想得也常有發見時只是常時發見時不曾識得都放過了偶然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廣之也又問自非物欲昏蔽之極未有不醒覺者曰便是物欲昏蔽

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僩

友仁說明明德此明德乃是人本有之物只為氣稟與物欲所蔽而昏今學問進脩便如磨鏡相似鏡本明被塵垢昏之用磨擦之工其明始現及其現也乃本然之明耳曰公說甚善但此理不比磨鏡之法先生畧擡身露開兩手如閃出之狀曰忽然閃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孺子將入於井

不拘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可見友仁云或問中說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便是這箇道理先生頷之曰於大原處不差正好進脩友仁

問或問所以明而新之者非可以私意苟且爲也私意是說著不得人爲苟且是說至善曰才苟且如何會到極處賀孫舉程子義理精微之極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

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皂那箇是酸那箇是鹹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

半界含含糊糊某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著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是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賀孫

問或問說明德處云所以應乎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其說至善處又云所以見於日用之間者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二處相類何以別曰都一般

至善只是明德極盡處至纖至悉無所不盡 淳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着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

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　賀孫

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畧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

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卓錄云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因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之事是也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

箇道理教他撐天柱地　文蔚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辯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

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它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

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德明

知止而後有定以下一段

問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曰定靜安三項若相似說出來煞不同有定是就事理上說言知得到時見事物上各各有箇合當底道理靜只就心上說問無所擇於地而安莫是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否曰這段須看意思接續處如能得上面帶箇處字能處上面帶箇安字能安上

面帶箇靜字能靜上面帶箇定字有定上面帶箇知止字意思都接續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邊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貧賤也安在患難也安不見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區處不得恁地區處又不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則心下便營營皇皇心下才恁地又安頓在那裏得看在何處只是不安賀孫

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曰到這處又更須審一審

處字看來更重似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鎮重恁地重三疊四不若今人只說一下便了此聖人所以為聖人賀孫

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定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問到能得處

是學之大成抑後面更有工夫曰在已已盡了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 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段

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修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已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

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
性　寓

蜚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
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
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
門之内或未盡化況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
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
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是自家本來合如此

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得做不去處却無可柰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

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為聖賢之學　道夫

問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須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為善也未肯便與你為善欲不為惡也未肯便不與你為惡知得到了直是如飢渴之於飲食而

今不讀書時也須收斂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賀孫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或録此下云便只是理才知得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或録云才知得底便是自家先有之道理也只是無知則道無安頓處故須知然後道理有所湊泊也如夏熱冬寒君仁臣敬非知

(如何知得)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或録云蓋知得此理也)又問知與思於身最切緊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僩)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道夫)

或問宰萬物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又問孟子集注言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言

妙衆理而宰萬物如何曰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具字便平穩　僩孫

郭凡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

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葢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他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陰陽有陰陽便有此四者）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

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禀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

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僩

或問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曰後來看得且要見得

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則自可嘿會矣

治國平天下者諸侯之事一段

問南軒謂為已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 道夫

問為已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

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　賀孫

為巳者無所為而然無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巳若

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這是有所為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為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為别人不是要人知 賀孫

行夫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善

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為人也道夫曰先生所説錢穀甲兵割股廬墓已甚分明在人所見如何爾又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因舉一事為問先生詢究駭愕者久之乃始正色直辭曰只

是自家過計了設使後來如何自家也未到得如此

天下事惟其直而已試問鄉鄰自家平日是甚麼樣人

官司推究亦自可見行夫曰亦著下獄使錢得箇費

力去曰世上那解免得全不霑濕如先所說是不安

於義理之處若安於義理之處但見義理之當為便

恁滴水滴凍做去都無後來許多事道夫

傳一章

然則其曰克明德一段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僴

顧諟天之明命一段

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何是體如何

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亦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淳錄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體○寓

問或問常目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

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壯祖

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

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賀孫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

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壯祖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粲爛照在目前　僩

傳二章

或問盤之有銘一段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

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

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

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

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

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 文蔚

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

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竪起怠便放倒

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由坤卦說敬義寓

傳三章

復引淇澳之詩一段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字舊訓寛大某看經子所載或從心或從手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

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道夫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揷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

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淳。寓同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猶慮其未

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正心誠意便是道學自修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到這裏睟面盎背發見於外便是道學自修之驗也道夫云所以或問中有始終條理之别也良爲此爾曰然道夫

如切如磋道學也却以為始條理之事如琢如磨自修也却以為終條理之事皆是要工夫精密道學是起頭處修身是成就處中間工夫既講求又復講求既克治又復克治此所謂已精而求其益精已密而求其益密也謨

周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修飭而益修飭淳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

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象也寓

乾隆御覽之寶

朱子語類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戴　琪

朱子語類卷十八

大學五 或問下

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一段

先生為道夫讀格物說舉遺書或問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一段曰能致其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勉强學問所以致其知也聞見博而智益明則其效著矣學而無覺則亦

何以學為也哉此程子曉人至切處 道夫

問致知下面更有節次程子說知處只就知上說如何曰既知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 可學

伊川云知非一槩其為淺深有甚相絶者 云云 曰此語說得極分明至論知之淺深則從前未有人說到此 道夫

知便要知得極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如這一箇物四

陲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到那物極處淳

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黄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為知不至今人

行到五分便是它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得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宜然德明

致知是推極吾之知識無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箇盡字底道理見得盡方是真實如言喫酒解醉喫飯解飽毒藥解殺人須是喫酒方見得解醉人喫飯方見得解飽人不曽喫底見人説道是解醉解飽他也道是解醉解飽只是見得不親切見得親切時須

是如伊川所謂曾經虎傷者一般卓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云云 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顔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

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道夫

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為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却是人

欲明作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戰戰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

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道夫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通貫德明○德功云釋氏說斫樹木今日斫明日斫到樹倒時只一斫便了

問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執着否

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寓

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

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洽

黄毅然問程子説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説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也須用理會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開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又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

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之言喚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裏面也有不好處不好底裏面也有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那一件說得不是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别如臨事亦要如此理會那箇是

那箇不是若道理明時自分曉有一般說漢唐來都是有一般說漢唐來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賈誼說話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是那箇議論不是如此方喚做格物如今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定便是自家這裏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透淳○黃自錄詳別出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

神易散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是臨時却做錯了隨即又悔此畢竟是精神短後照燭不逮曰只是斷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牽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後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我不要隨他去義剛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斷制不下這須是精神强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

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錯去蹈水火來若是平時看得分明時卒然到面前須解斷制若理會不得時也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十分斷制不下則亦無奈何然亦豈可道曉不得後但聽他如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是那件不是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一例說好底固

不是但取聖人書而以為後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有說得是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是然也有不是處也自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是但所謂格物也是格未曉底已自曉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說那難理會底義剛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

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人傑

問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曰此一段尤其要切學者所當深究道夫曰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强而至者也道夫

行夫問明道言致知云夫人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

理會得多自然有箇覺悟處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夫耳目手足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所當理會又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何獨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

許多渣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為幽以神為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跡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横渠

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道夫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

一段作偽自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淳

問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曰程先生言語氣象自活與衆人不同道夫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揑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即就

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

自當脱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　賀孫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脱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㑹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説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

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箇

問程子格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間了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若以為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明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則不勝其繁矣蓋當時也只

是逐人告之如此　夔孫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窮得黑不窮得白亦不得且如水雖是冷而濕者

然亦有許多様只認冷濕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去若幽奥紛拏却留向後面做所以先要讀書理會道理蓋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着便有用處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又曰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實下工夫格將去始得䕫孫

問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一事竊

謂致之為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邪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志猶慮其未能盡知況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道夫

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

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 夔孫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若使孔子復生也

便未易理會在須是且就合理會易所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賀孫

陶安國問千蹊萬徑皆可適國都恐是譬理之一源處不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到一源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

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時舉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

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僩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

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

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

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

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

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

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

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

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説這一事道夫

或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曰一箇一般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窟便有大窩窟水小窩窟便有小窩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隨處各别只是一般水胡泳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為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道夫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

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知寓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

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　僩

程子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只是舉其至大與其至細者言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至於言講明經義論古今人物及應接事物則上所言亦在其中矣但天地高厚則資次未到這裏亦未易知爾　端蒙

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云云曰天下之理偪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道夫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説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淳

問程子謂如大軍遊騎無所歸莫只是要切己看否曰

只要從近去士毅

且窮實理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游騎無所歸矣德明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著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卓

或問格物問得太煩曰若只此聯纒說濟得自家甚事某最怕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不測物事今合是如何理會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就切近處且逐旋理會程先生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物之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教人

然且就身上理會凡纖悉細大固著逐一理會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寓

問格物雖是格天下萬物之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顯微而至於一草一木之閒物物皆格然後可也然而用工之始伊川所謂莫若察之吾身者為急不知一身之中當如何用力莫亦隨事而致察否曰次第亦是如此但如今且從頭做將去若初學又如何便去討天地高深鬼神幽顯得且如人說一件事明日

得工夫時也便去做了逐一件理會去久之自然通貫但除了不是當閑底物事皆當格也又曰物既格則知自至 僩孫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任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 道夫

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朴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誠不同 道夫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徐録作確堅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此意淳寓同

李德之問立誠意以格之曰這箇誠意只是要著實用力所以下立字蓋卿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眞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佐

問中庸言自明而誠今先生教人以誠格物何故曰誠只是一箇誠只爭箇緩頰去僞

問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敬則此心惺惺道夫

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恊之也伯羽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道夫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胷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胷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

也德明

問春間幸聞格物之論謂事至物來便格取一箇是非覺有下手處曰春間說得亦太迫切只是伊川說得好問如何迫切曰取效太速相次易生出病伊川教人只說敬敬則便自見得一箇是非德明

問春間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間却以爲太迫切何也曰看來亦有病侵過了正心誠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

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不専如春閒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理會正心誠意池録作四端情性却有局促之病只說致知格物池録作讀書講學又却似汎濫古人一作恃窮衆理語言自是周浹兼到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箇端緒只是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個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育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德明

問格物敬為主如何曰敬者徹上徹下工夫祖道

問格物或問論之已詳不必分大小先後但是以敬為本後遇在面前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從近處格將

去 義剛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為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小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誠是不欺不妄敬是不怠慢放蕩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

此理又深又說今人所作所為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學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為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椿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必用致知道夫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

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到那裡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也到那裡這個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個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

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个物事　賀孫○廣録云或問存養致知先後曰程先生謂存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古人方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無朋矣因言人心原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中都不知覺

問實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别去到得

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裡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屛撤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已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

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裡許方好德明

○從周錄云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曰涵養主一之義使心地虛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

又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道夫云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為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得道夫

行夫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曰二者自是

个兩頭説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道夫

楊子順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淳○寓同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

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直卿端蒙

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録僴

問暢潛道記一篇多有不是處如說格物數段如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言皆緩慢曰宅不合作文章意思亦是只是走作又問如云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此乃學佛之過下一段云因物有遷數語似得之曰

然先生舉一段云極好記夜氣　又問它把致知為本亦未是曰他便把終始本末作一事了可學

問看致知說如何曰程子說得確實平易讀著意味愈長先生曰且是教人有下手處道夫

問大學致知格物之方曰程子與門人言亦不同或告之讀書窮理或告之就事物上體察炎

先生既為道夫讀程子致知說復曰格物一章正大學之頭首宜熟復將程先生說更逐段研究大抵程先

生說與其門人說大體不同不知當時諸公身親聞之却因甚恁地差了道夫

問兩日看何書對看或問致知一段猶未了曰此是最初下手處理會得此一章分明後面便容易程子於此段節目甚多皆是因人資質說故有說向外處有說向內處要知學者用功六分內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難若六分外面則尤不可今有一等人甚明且於道理亦分曉却只恁地者只是向外做工夫士毅○廣

錄詳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

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裡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廣

或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於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

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爲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大小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云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

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人傑

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間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个地頭如此又云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云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賀孫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却逐節子思索自然有个覺處如謗所謂冷灰裡豆爆季札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或謂格物不當從外物上留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必有則之謂如何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洒掃應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浩

先生問公讀大學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說不當意先生曰看文字須看他緊要處且如大段落自有箇緊要處正要人看如作一篇詩亦自有个緊要處格物一章前面說許多便是藥料它自有个炮爁炙煿道理這藥方可合若不識个炮爁炙煿道理如何合得藥藥方亦為無用次日稟云夜來蒙舉藥方為喻退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問首敘程夫子之說中間條陳始末反覆甚備末後又舉延平之教千言萬

語只是欲學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究則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子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求之文字索之講論考之事為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既是如此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禮之理智之通皆在此矣推而及於身之所用則聽聰視明貌恭言從又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

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顯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積累既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即理理即心動容周旋無不中理矣先生所謂衆理之精粗無不到者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照察無不周者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詣而無不盡之謂書之所謂睿董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者之真知皆是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泳

蜚卿問誠敬寡欲以立其本如何曰但將不誠處看便見得誠將不敬處看便見得敬將多欲來看便見得寡欲道夫

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一段

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問此生之道其實也是仁義禮智信曰只是一个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

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節

問或問中謂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如何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明聽聰又問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如何曰事君忠事親孝節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逺曰某之意只是説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个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

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道夫

問上帝降衷曰衷只是中也又曰是恰好處如折衷是

折兩者之半而取中之義卓

陶安國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終始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裏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為善却說得未親切銖

德元問詩所謂秉彛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

衷曰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衷字看來只是个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個個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一云若說降衷便是秉彝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則又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道理固是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

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去聲者以中為準則

而取正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个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又曰凡看道理須是細心看他名義

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固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許多般様須是一一通曉分别得出始得若只儱侗說了盡不見他裡面好處如一爐火四人四面同向此火火固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若說我只認曉得這是一堆火便了這便不得他裡面玲瓏好處無由見如降衷於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

之性而不謂之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所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某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為此一大事也前聖後聖

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纎毫不似處劉用之曰衷字是兼心說如云衷誠丹衷是也言天與我以是心也曰恁地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分別何嘗如此儱侗不分曉固有儱侗一統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别如以碗盛水水須碗乃能

盛然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横渠説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如降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施於天之所降而言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僴○池録作二段

天降衷者衷降此以降言為命以受言為性節

陳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

便是極從這裡比到那裡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裡比到這裡也恰好不曾減些㝢

問天地之中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分明他日自考之銖

問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曰然則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閎祖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裡緣本來个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個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个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个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覺這个理又便在這裡這个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

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裡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賀孫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个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个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个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

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個道理在裡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寛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却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个見得道理

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恠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个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睚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閒去私欲氣禀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

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爲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爲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明作

問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爲

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二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别那个是正那个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閒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个顯有个微閒所藉以為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為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力久黙識心通之中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了這个上面自有一个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即這个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个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个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亦造神妙 賀孫

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殺他住不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趲如何住得（淳。寓錄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閉趲來趲去自住不得）

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孟子最發明此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人傑）

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个

好惡爾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以不忠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以不孝也道夫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

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誤）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

此者何故必有个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見人只見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為忠為孝為仁為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个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

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裡入深去理會此個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為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金界去定也只如

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金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它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先去其皮殻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别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殻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殻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縁到得極至處大學

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裡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裡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内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廣

問格物章或問中如何說表裡精粗曰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奥是裏也知其粗不曉其精皆不可謂之格故云表裏精粗無所不盡過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格物。必大

燾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虚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

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之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燾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它亦

如何使它無得意只是如此道夫

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一段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溫公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呂與叔窮理只是尋个是處上蔡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龜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峯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个甚麽固是出於一只緣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泳

呂與叔說許多一了理自無可得窮說甚格物泳

窮理是尋个是處然必以恕為本但恕乃求仁之方試看窮理如何著得恕字窮理蓋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之後胡文定載顯道語云恕則窮理之要某理會安頓此語不得賀孫

上蔡說窮理只尋个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我不曉

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槩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裡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倩人格

賜

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

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說話不曾聞得或是其心不以為然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謝子尋个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个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人傑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為人淳故他不聽得

而出於衆人之録者皆以為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為案經為斷它亦以為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恪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乃楊遵道所録不應龜山不知泳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已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

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德明

胡文定宛轉歸己之説這是隅陌多少記得一僧徒作一文有此一語泳

問觀物察己其説如何曰其意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如此只是一死法子蒙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别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

是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个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都無一个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

時亦須有个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裡却恁說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道夫

知言要身親格之天下萬事如何盡得龜山反身而誠則萬物在我矣太怢伊川云非是一理上窮得亦非是盡要窮窮之久當有覺處此乃是○方

格物以身伊川有此一說然大都說非一五峯既出於一偏而守之亦必有一切之效然不曾慹看伊川之

意也 方

五峯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裡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裡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

此急迫須是寛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説得裡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説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内外寛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 倜

黄閒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茍不

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卓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个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

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不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个又曰五峯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已前事而今却須恁地道夫

伊川只云漸漸格去積累多自有貫通處說得常寬五

峯之說雖多然似乎責效太速所以傳言其急迫璘

問先生舊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體新改本却削去只說理何也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病即此理存也茍惟不然豈得爲理哉問先生說格物引五峯復齋記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云云以爲不免有急迫意思何也曰五峯只說立志居敬至於格物却不說其言語自是深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思量義理

易得有若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立著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好意思了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

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餂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 寓

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綱只是明明德而著力在格物上曰著力處大段在這裏更熟看要見血脉相貫穿程子格物幾處更子細玩味說更不可易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吕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

都段段録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説擷撲不破諸公説挨著便成粉碎了問胡氏説何謂太迫曰説得來局蹙不恁地寛舒如將繩索絣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説便寛舒他説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説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説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工曲

折處都不曾說便是局處了寓

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已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已或即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

今却鬬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浩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没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没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别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

來却是集諸家語録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録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僴

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欵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㽦

問延平謂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

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急卓錄但云伊川說得較快這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擘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賀孫

卓
同

李堯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壯祖

廷老問李先生以為為學之初凡遇一事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此說如何曰為學之初只得如此且如楊之為我墨之兼愛顔子居陋巷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則似乎墨氏之兼愛顔子當天下如此壞亂時節却自簞瓢陋巷則似乎楊氏之為我然也須知道聖賢也有處與他相似其實却不如此中間有多少商量舉此一端即便可見道夫

傳六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
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
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即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
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强去做只是心裡又
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
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
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
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

善只那一毫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僩

問或問誠意章末舊引程子自慊之說今何除之曰此言說得亦過淳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于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賀孫

傳七章

陳問或問云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鏡之空如衡之平何不得其正之有此是言其體之正又心之應物皆出於至公而無不正矣此又是言其用之正所謂心正者是兼體用言之否曰不可只道體正應物未必便正此心之體如衡之平所謂正又在那下衡平在這裏隨物而應無不正又云如衡之平下少幾箇字感物而發無不正寓

問正心必先誠意而或問有云必先持志守氣以正其心何也曰此只是就心上說思慮不放肆便是持志動作不放肆便是守氣守氣是無暴其氣只是不放肆寓

鍾唐傑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意之既誠何為心猶有動曰意雖已誠而此心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這裏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工夫且意未誠時譬猶人之

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之犯公罪也亦甚有間矣蓋卿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唯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廣

問意既誠矣一段曰不誠是虛偽無實之人更理會甚

正正如水渾分甚清濁不虛偽無實是箇好人了這裏方擇得正不正做事如水清了只是微動故忿懥四者已是好人底事事至不免為氣動則不免差了因舉左氏傳云正曲為直正直為正曲是體段不直既為整直只消安排教端正故云正直士毅○過錄云先生因子烘問意誠矣而心猶有動之意而曰如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兩句正曲為直如出成界方已直矣正直為正則如安頓界方得是當處

傳九章

問赤子之心是已發大學或問云人之初生固純一而未發何也曰赤子之心雖是已發然也有未發時如饑便啼渴便叫恁地而已不似大人恁地勞攘赤子之心亦涵兩頭意程子向來只指一邊言之寓

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或問以為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懼發明此意深足以警人當為善而去惡矣然所引書云德罔小不德罔大則疑下一句正合本文而上一句不或反乎曰爾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

小也則庶乎萬邦惟慶正與大學相合壯祖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己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之惡賀孫

范公恕己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人說恕不曾

如是倒説了不若横渠説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泳

范公以恕已之心恕人此句未善若曰以愛已之心愛人方無病蓋恕是箇推出去底今收入來做恕已便成忽畧了道夫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已之心恕人是不

忠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已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已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别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已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蓋自家身上

元著不得箇恕字只恕己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著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榦

問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脩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可也必大

傳十章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横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

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間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卹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

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淳寓同。

朱子語類卷十八